

王觀國 學林(下)

王灼 碧雞漫志

全宋筆記

第四編 二

大象出版社

全宋筆記

第四編

大象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全宋筆記. 第四編. 二/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9
ISBN 978-7-5347-5018-2

I. 全… II. 上… III. 筆記—中國—宋代—選集 IV.
Z429.4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8)第 028072 號

全宋筆記		第四編 二	
特約編輯	陳新	責任編輯	郭一凡
整體設計	張勝	出版發行	大象出版社
製版	鄭州市經七路25號(450002)	印刷	上海杰申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次	河南第一新華印刷廠	開本	2008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數	640×960 1/16 13.75印張	印數	147千字
定價	2000冊	39.00元	

顧問 王水照 朱瑞熙 徐規

主編 朱易安 傅璇琮 周常林 戴建國(常務)

編纂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爲序)

朱易安 李亞娜 周常林 俞鋼 查清華 耿相新

徐時儀 陳新 張劍光 傅璇琮 虞雲國 戴建國

本編執行主編 戴建國

目

録

學
林(下)

碧
雞
漫
志

王
觀
國
撰

王
灼
撰

一

一
六
五

◎王觀國撰
學
林
(下)

徐時儀
鄭曉霞
整理

校勘記

卷七

柳子厚非國語

《國語》曰，宣王不籍千畝，富辰諫。柳子厚非曰：「古之必籍千畝者，禮之飾也。」未若時使而不奪其力，節用而不殫其財，通其有無，和其鄉閭，則食固人之大急，不勸而勸矣。」觀國按：禮，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粢盛、衣服皆備，然後可以享宗廟。蓋王者身致其誠，以盡孝道，舉此以率天下，皆知勸于耕，勸于蠶。其意若曰：思天下匹夫匹婦有惰于耕而受其飢者，有惰于蠶而受其寒者，今我以天子之尊且不敢忘耕事也，我親率之，冀天下皆知勸于耕，而民無受其飢者矣；以王后之尊且不敢忘蠶事也，我親率之，冀天下皆知勸于蠶，而民無受其寒者矣，亦猶聖人躬儉以率天下也。聖人豈能必天下之不爲侈靡哉？吾示之以儉，則天下觀而化，庶幾侈靡之習可革也。然則王者親耕籍，實爲政之大者。至于時使而不奪其力，節用而不殫其財，通其有無，和其鄉閭，此亦爲政之不可缺者，豈爲耕籍而遂廢之哉！若夫不能時使而奪民之力，不能節用而殫民之財，以至有無之不通，鄉閭之不和，是人君失政治之道，非籍千畝之過也。若曰籍千

畝者，徒舉也，非實惠也，則向所謂躬儉者，亦徒舉耶？

《國語》曰：「穀、洛鬪，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云云。柳子厚非曰：「壅之誠是也，彼小子之譏譏者，又足記耶？」觀國按：太子晉諫語文而辨，實可嘉。秦、漢以來文士未能多過，非譏譏之徒也。

《國語》曰：三川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柳子厚非曰：「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陰陽遊乎其間者也，自動自休，自峙自流，是惡乎與我謀？自鬪自竭，自崩自缺，是惡乎爲我設？」觀國竊謂天地之有山川，猶人之有支體血氣也。天地陰陽之氣不和，則有山崩水竭之災，一人之身陰陽之氣不和，則變而爲疾。聖人與天地同體，懼陰陽之氣不和則爲災、爲疾。夫爲災、爲疾者，變也，故《春秋》書沙鹿崩、梁山崩者，記變也。《左氏傳》曰：「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三川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意謂王者不能修德以召和，而變見焉，則國有亡之道也。

《國語》曰：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不可云云。「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柳子厚非曰：「病大錢者，吾不知周之時何如哉。其曰『召災』，則未之聞也。」觀國按：單穆公云可後之者，其必時未宜用大錢也；先之而召災者，其必時未宜用而亟用之，則法有不當于民之心者也。法不當于民之心，則亂之招也，豈惟災而已耶？

《國語》曰：「獻公卜伐驪戎。」柳子厚非曰，卜者，聖人用以馭陋民也，非常用而取信焉。雖勿用之、勿信之可也。觀國按：聖人于卜筮，有所謂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者，其妙至于窮神知化，非但馭陋民而已也。

《國語》曰：「獻公問于卜偃曰：『攻虢何月也？』」對曰：「童謠有之。」柳子厚非曰：「童謠無足取者，君子不道也。」觀國按：《詩》、《書》有曰「古人有言」，有曰「夏諺」，有曰「周諺」，此皆與童謠一體，蓋皆君子之言也，特假曰古人，曰夏諺，曰周諺，曰童謠耳。故《詩》三百率多婦人女子、小夫賤者之所爲。苟其言有理而不悖于道，雖童謠何傷焉。

《國語》曰：「晉饑，公問于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信。」柳子厚非曰：「信，政之常，不可須臾去也，聖人獨救饑也耶？其言則遠矣。」觀國按：箕鄭所對蓋出于孔子。所謂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乃推本而言之也。以謂晉君苟信素著于民，則饑不足患耳。若曰發廩以濟之，告糴于隣國，此有司之常典，非所以答晉君之問也。

《國語》曰：「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柳子厚非曰：「耳之于聲也，猶口之于味也，苟說新味，亦將卑乎？」觀國按：聲音與政通，故《詩》有所謂治世之音，亂世之音，亡國之音，以其雅、鄭異也。正聲雅而鄭聲淫，治世之音正聲也，亂世亡國之音淫聲也。平公說新聲者，捨正聲而說淫聲，則將溺于亂世亡國之音，而政其頹矣。師

曠，知音者也，因以發諷曰：「公室其將卑乎？」《禮》曰：「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魏文侯問于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爲人君者，慎其所好惡而已矣。」由此觀之，則師曠之言不爲過也。《書》曰：「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夫口耳之習不慎，而至于亡國喪家者有之，固不特公室卑而已也。

古賦題

司馬相如《子虛賦》中雖言上林之事，然首尾貫通一意，皆《子虛賦》也，未嘗有《上林賦》，而昭明太子編《文選》乃析其半，自「亡是公听然而笑」爲始，以爲《上林賦》，誤矣。蓋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烏有先生」烏有此事也，「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故空藉此三人爲因以諷諫奏之。其賦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畋。畋罷，子虛過詫烏有先生，而亡是公存焉。」其末曰：「二子愀然改容，趨若自失，逡巡避席，曰：『乃今日見教，謹聞命矣。』」此《子虛賦》始終一意，不可析其半以爲《上林賦》，則意遂中絕，不可讀矣。班固作《兩都賦序》曰：「臣作《兩都賦》，以極衆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

度。」其賦始曰「有西都賓問于東都主人」，中曰「東都主人喟然而歎」，末曰「主人之辭未終，西都賓矍然失容」，「欲辭。主人曰：『復位，今將授子以五篇之詩。』」此首尾貫一賦也。其名爲《兩都賦》，而其《序》亦曰《兩都賦序》，可以見也。昭明太子乃析而爲《西都賦》、《東都賦》，誤矣。昭明太子自「東都主人喟然而歎」析而爲《東都賦》，然其文與上句相連，不可析也。《後漢·張衡傳》曰：「時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以諷諫。」其賦始曰「有憑虛公子者」，「學乎舊史氏」，「言于安處先生」，中曰「安處先生似不能言者，莞爾而笑」，末曰「得聞先生之餘論，則大庭氏何以尚茲」。此賦首尾貫通，亦一賦也。衡自謂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蓋與班固《兩都》一體，通爲一賦。昭明太子亦析而爲《西京賦》、《東京賦》，亦誤矣。昭明太子自「安處先生似不能言」析而爲《東京賦》，然其文亦與上句相連，亦不可析也。左思作《三都賦序》曰：「余既思摹《二京》而賦《三都》。」蓋亦擬張衡《二京》而爲《三都賦》。其賦始曰「有西蜀公子者言于東吳王孫」，中曰「東吳王孫驟然而哈」，終「魏國先生有睟其容」，而其末曰「先生之言未卒，吳、蜀二客矍焉相顧」，「悞墨而謝」。此賦首尾貫通，亦一賦也。其名爲《三都賦序》，昭明太子析而爲《蜀都》、《吳都》、《魏都》三賦，亦誤矣。《三都》其文上下相連，不可析也。析之則意亦中絕，不可讀矣。惟張衡《南都賦》別是一賦。夫賦題者，綱領也，綱領正則文意通，昭明太子何爲其多析也！

古賦序

傅武仲《舞賦》、宋玉《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本皆無序，梁昭明太子編《文選》，各析其賦首一段爲序。此四賦皆託楚襄王答問之語，蓋借意也，故皆有「唯唯」之文，昭明誤認「唯唯」之文爲賦序，遂析其辭。觀國按：司馬長卿《子虛賦》託烏有先生、亡是公爲言，揚子雲《長楊賦》託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爲言，二賦皆有「唯唯」之文，是以知傅武仲、宋玉四賦本皆無序，昭明太子因其賦皆有「唯唯」之文，遂誤析爲序也。揚子雲《羽獵賦》首有二序，五臣注《文選》曰：「賦有兩序，一者史臣，一者雄序。」詳其文，第一序乃雄序也，第二序非序，乃雄賦也。賦中用「頌曰」二字，不害于義。昭明析「頌曰」爲一段，乃見其有二序，蓋誤析之也。馬融《長笛賦》首尾兩處有「辭曰」字，潘安仁《籍田賦》末有「頌曰」字，潘安仁《笙賦》、張平子《思立賦》、鮑明遠《蕪城賦》、謝希逸《月賦》，其末皆有「歌曰」字，王文考《魯靈光賦》、班孟堅《幽通賦》、王子淵《洞簫賦》、顏延年《赭白馬賦》，其末皆有「亂曰」字，謝惠連《雪賦》、嵇叔夜《琴賦》，既有「歌曰」字，又有「亂曰」字。由此觀之，則《羽獵賦》有「頌曰」字乃賦也，非序也，亦豈有一賦而兩序耶？又《文選》載揚子雲《解嘲》有序，揚子雲《甘泉賦》有序，賈誼《鵬鳥賦》有序，禰正平《鸚鵡賦》有序，司馬長卿《長門賦》有序，漢武帝《秋風辭》有序，劉子駿《移書責太常

博士》有序，以上皆非序也，乃史辭也。昭明摘史辭以爲序，誤也。

三都賦序

左太冲《三都賦序》曰：「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揚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葱』，班固賦《西都》而歎『以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稱珍怪，以爲潤色。」攷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于辭則易爲藻飾，于義則虛而無徵。」觀國按：司馬相如賦言上林之盛曰：「於是乎盧橘夏熟，黃柑橙櫟。枇杷欒柿，亭柰厚朴。栲棗楊梅，櫻桃蒲陶。隱夫萸棣，答遼離支。羅乎後宮，列乎北園。」蓋橘、橙、枇杷、楊梅、荔枝皆南方之物，非西北所產。而上林者，天子之宮苑，四海之嘉木珍果皆能移植于其中，不但本土所生者而已。又賦之所言奇禽異獸、明珠香草、天臺仙樂、青琴處妃之類，亦非上林之所產，有以見上林之富麗，四方之物畢致也，而左太冲責以「盧橘夏熟，生非其壤」，亦過矣。揚雄《甘泉賦》曰：「翠玉木之青葱。」顏師古注《前漢書》曰：「玉木者，武帝所作，集衆寶爲之，用供神也，非謂自然生之。」蓋玉木者，猶金蓮玉蘂之義，以金玉爲之，以象生物也。左太冲意謂真有玉木，玉木非秦中所產，則誤矣。《史記·封禪書》曰：「古之封禪，鄒上黍，北里禾，所以爲盛；江、淮閒，一茅三脊，所以爲藉。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蓋王者登封告成，則四海珍異之物畢萃焉，

以言其感格之所致也。班固《西都賦》曰：「招白鵲，下雙鵠，投文竿，出比目。」此言西都之盛，四海珍異之物畢萃，而魚鳥之飛潛，有不召而致者，皆可以弋釣而得之，所以甚言西都文物之富盛，無所不有，亦如《封禪》之致庶物也。左太冲意謂東海比目之魚，西都不應有焉，然班固之意，則有在也。張衡《西京賦》曰：「海若游于玄渚，鯨魚失流而蹉跎。」五臣注《文選》曰：「海若，海神也。」按《前漢·郊祀志》曰，武帝好神仙，李少君言海中蓬萊仙可見之，帝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拜齊少翁爲文成將軍，拜樂大爲五利將軍，拜公孫卿爲郎，於是作飛廉、桂館，益壽、延壽館，通天臺，治泰液池，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僊之宅，龜魚之屬，以俟神人。而張衡《西京賦》亦言泰液、漸臺、瀛洲、方丈，蓬萊神僊，靈芝僊掌，與夫少君、樂大之事，而曰「海若游于玄渚」者，蓋述武帝好神僊，而于海上候神人不致，故即甘泉、建章作臺池僊館，以象海上僊家之境，則必有海若來游，實賦于玄渚，故雖鯨魚之大，亦蹉跎而駭伏矣。賦言「海若來游」，實賦之意當如此也。左太冲謂「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亦過矣。潘岳《閒居賦》曰：「長楊芳枳，游鱗菡萏。張公大谷之梨，梁侯烏棗之柿，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三桃表櫻胡之別，二柰曜丹白之色。石榴蒲桃，梅杏郁棗，葱韭蒜芋，青筍紫薑，薑薺蓼葇，蘘荷時藿，綠葵白薤。」蓋岳退居洛涘而作此賦，自言其臺池果茹之多如此，非皆洛中土產之物也。而況上林、甘泉、西都、東都皆王者居處遊燕之地，四海九州珍異之物無不畢聚，是宜賦者之所

夸美，而太沖獨責以「假稱珍怪，虛而無徵」，則誤矣。又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玉女闕窗而下視。」嵇康《琴賦》曰：「天吳踴躍于重淵。」張衡《思立賦》曰：「戴玉女而召處妃。」馬融《長笛賦》曰：「仰馴馬而舞玄鶴。」孫綽《遊天台山賦》曰：「八桂森挺以凌霄。」司馬相如《長門賦》曰：「桂木交，孔雀集。」張華《鷦鷯賦》曰：「海鳥爰鷗，避風而至。」苟如左太沖所責，則若此之類皆為「假稱珍怪，虛而無徵」矣。蓋亦觀其意之所主如何耳，若但責其辭而遺其意，固不可也。

甘泉賦

〔一〕
蓋壁壁二字其義迥不同
「壁」原作「璧」，據武英殿聚珍本和《四庫全書》本改。

《前漢·揚雄傳·甘泉賦》曰：「翠玉樹之青葱兮，壁馬犀之璘璫。」顏師古注曰：「馬犀者，馬腦及犀角也，以此二種飾殿之壁。」《文選·甘泉賦》曰：「壁馬犀之璘璫。」五臣注曰：「武帝植玉木于此宮，以碧為葉，青葱色，又作碧馬犀牛等物為飾。」觀國按：《書》作「壁馬犀」，《文選》作「壁馬犀」，蓋壁、璧二字其義迥不同〔一〕，故注釋者亦隨其字之義而訓之，在《漢書》則訓為殿壁，在《文選》則訓為璧玉，因以不同也。《前漢·藝文志》有揚雄賦十二篇。雄有文名，當時傳雄之賦者，帙不一，故其用字不能無訛。至班固作史，蕭統編《文選》，各以其所得雄賦而集錄之，故其賦用字有不同。今讀其賦曰：「仰擣首以高視兮，目冥眴而亡見。」正瀏濫以宏愔兮〔二〕，指東西之漫漫。徒回回以

〔二〕
正瀏濫以宏愔兮 「愔」原作「敞」，據《文選》和《四庫全書》本改。